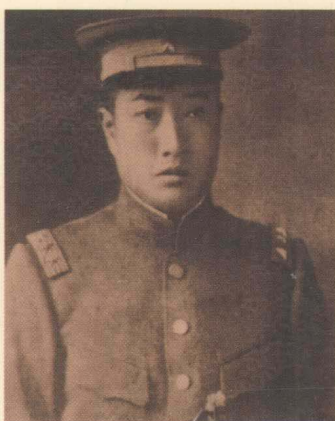


辛亥英雄

尹
昌
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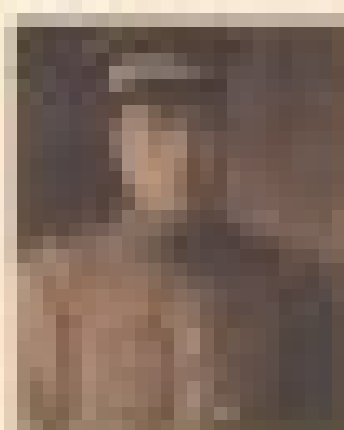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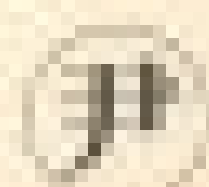


田闻一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平
東
美
航



辛亥英雄

尹昌衡

田闻一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特邀编辑:吕润哲
责任编辑:吴雨时
责任校对:张战清
封面设计:原谋设计工作室
责任印制:李 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辛亥英雄尹昌衡 / 田闻一著.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9. 8

ISBN 978-7-5614-4546-4

I. 辛… II. 田… III. 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48469 号

书名 辛亥英雄尹昌衡

著 者	田闻一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14-4546-4	
印 刷	四川锦祝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 mm×240 mm	
印 张	22.5	
字 数	384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
印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联系。电 话:85408408/85401670/ 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印 数	0 001~3 000 册	◆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定 价	40.00 元	寄回出版社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网址:www.scupress.com.cn

目 录

第一章 红袖添香遇险·····	(1)
第二章 深夜里,“四川屠户”赵尔丰思绪绵绵·····	(13)
第三章 兵变,骇人听闻的成都兵变·····	(48)
第四章 砥柱中流·····	(57)
第五章 动人春色何须多·····	(69)
第六章 尹都督的婚礼·····	(77)
第七章 雪域将星,今晨陨落·····	(85)
第八章 化干戈为玉帛·····	(97)
第九章 太夫人审案和铁面总监·····	(104)
第十章 西征平叛·····	(114)
第十一章 北京妥协和巴塘遇险·····	(128)
第十二章 在历史夹缝中从容应对·····	(137)
第十三章 打箭炉惊变·····	(147)
第十四章 最初是笼络·····	(154)
第十五章 酒醉骂袁·····	(161)
第十六章 失脚天津卫·····	(167)
第十七章 大总统挂牌罗织罪名·····	(175)
第十八章 缚虎容易纵虎难·····	(187)
第十九章 黄鹤楼上中计,功亏一篑·····	(196)
第二十章 冲不破的黑网·····	(206)
第二十一章 对大总统拍桌子和气死京师警备总司令·····	(220)
第二十二章 阎锡山相助,最终潜离京师·····	(226)
第二十三章 轮船上,白天活见“鬼”·····	(231)

第二十四章	护国会，只身退川军	(240)
第二十五章	酒席宴上，被迫归隐	(249)
第二十六章	智斗川中新贵杨森	(258)
第二十七章	听孙中山召唤，鼓余勇再出川	(270)
第二十八章	名医斗法和造福桑梓	(281)
第二十九章	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	(289)
第三十章	不得安宁的黄昏	(301)
第三十一章	良玉楼魂离阿屋山	(307)
第三十二章	在月城，身不由己	(313)
第三十三章	枪声，在阳光明亮的正午止息	(324)
第三十四章	冬已去，春回大地	(341)
后 记		(349)
附录一	一部震撼人心的传记	(355)
附录二	我们需要一批好的畅销书作家	(357)

第一章 红袖添香遇险

1911年（辛亥）成都深夜。

这夜星河灿烂。那轮巡行在钢蓝色夜幕上的皎皎明月，随着夜色深沉，隐进了白莲花的夜幕里，随即被卷上来的黑绒似的夜幕裹紧。于是，新任四川省军政府军政部长尹昌衡月光如水的庭院，一下子隐进了朦胧的黑暗。而阶沿下、庭院中、假山下、鱼池边，原先如鼓的蛙鸣、蟋蟀的鸣唱也渐次减弱，最后趋于沉寂，万籁无声。

“当——当——当！”这时，高墙外，更夫突然敲响了三更：“家家户户，当心火烛！”更夫苍老的声音和着水波纹一样的铜更声渐行渐远，竹梢风动，有种说不尽的悠长、凄迷意味。这时，尹家后院，有一缕橘黄色的灯光从一扇窗棂里流泻出来，洒在窗外的鱼池假山上——只有尹昌衡还在夤夜披阅公文。

电灯早已停熄。成都唯一一家私营电灯公司——启明电灯公司因为战乱，至今尚未恢复正常运行。虽说公司对省市几个要害部门特别优待，但过了午夜也拉了闸。

军政部长那张宽大锃亮的办公桌上，现在点的是两只大红蜡烛。大红蜡烛挂在左右两只对称的梔子形铜烛台上，随着蜡烛的燃烧，不断往下流着浊泪。烛光幽微跳跃，使时年二十七岁的军政部长，于朦胧中显得格外英武沉稳。他个子很高，一米八几，因此有“尹长子”之称。一身戎装的他，这会儿越发显得四肢修长，体格结实匀称，肩宽腰细，五官端正，隆准剑眉黑发，双目炯炯有神。不管从哪方面看，他都是一个无可挑剔的美男子。

忽然，他从厚厚的卷宗中抬起头来，看着闪烁跳跃的烛光，不禁皱了皱剑眉，长条脸上流满了忧思。新生的军政府如今形势异常严峻。11月27日，有“四川屠户”之称的川督赵尔丰，在形式上将政权交给了立宪派领导

人蒲殿俊——双方请省城绅士出面，拟定了《四川独立条约三十条》；实际上赵尔丰是以退为进，蒲殿俊等人对赵尔丰作了最大的妥协。条约规定，蒲殿俊为大汉四川军政府都督，但军权仍由赵尔丰的旧部朱庆澜掌握，而且朱庆澜还是副都督。条约保留赵尔丰由原清政府授予的川滇边务大臣头衔，获准暂留成都。而且，川局以后仍然每年向赵尔丰提供三十万两银养他的边兵。旗人方面，居住在洞天福地般少城内的旗人终生享受的俸禄，亦由军政府照样供应。条件如此优厚，赵尔丰仍不满意，提出：他除节制现驻扎在川康一线、由傅华封率领的边军十一营外，有可能还要招募兵丁，扩大边军，以后增加的开支也需四川新局供应……软弱至极的蒲殿俊等人——满足了赵尔丰的要求后，赵尔丰这才交出大印。同日，“大汉四川军政府”在成都宣告成立。

蒲殿俊上任伊始，很快公布了军政府组成人员名单，唯最重要的一角——军政部部长空缺。这是有缘由的。长期以来，尹昌衡在川军中深孚众望，而且新军高级将领，如彭光烈、宋学皋、孙兆鸾等都信服尹昌衡，跟在他身边团团转，却根本就没有把书生一个的蒲殿俊放在眼里。蒲殿俊不选尹昌衡做他的军政部长，当然也不敢选其他人，军政部队这一角色就搁置了。彭光烈、宋学皋、孙兆鸾等人非常气愤，怒冲冲找上门去质问蒲殿俊，说：“尹昌衡明明是军政府军政部长的不二人选，你为啥子专门不要他出任？以前赵尔巽、赵尔丰兄弟当川都督时压制他，未必今天你蒲伯英（蒲殿俊，字伯英）也容不下他？你不说清楚，今天我们就不答应！”

看着这满满当当一屋子身穿黄呢军服、腰上别着手枪、挎着指挥刀、或坐或站的兵爷们怒气冲冲的样子，副都督朱庆澜的心早就虚了。蒲殿俊也是暗暗心惊，绵扯扯地说：“各位有这个要求，很好。我们会慎重考虑，是不是请各位先回兵营去，让我们商量商量？”

蒲殿俊，时年三十六岁，是个饱学之士，广安人，清光绪年间的进士。1904年赴日本法政大学留学，专修法律。1906年，在日本发起并成立川汉铁路改进会，旨在抵制清政府向西洋列强借款修路。1908年学成回国后在京任法部主事，后回川。1909年任四川咨议局局长，鼓吹保路，为川省保路运动主要领导人。

彭光烈见蒲殿俊如此搪塞，毛了！他用一双虎彪彪的眼睛，愠怒地上下打量了一下蒲都督。蒲都督皮肤白皙，方正的脸上有双细眯细眯的眼睛，缺少杀气；剪的寸头，头发又黑又粗，个个钢针般直立；中等身材，西装革

履，一看就是个中西合璧的知识分子。

这样的人往往吃硬不吃软！看蒲殿俊如此不叫话，彭光烈发作了。他走上前，碗大的拳头“砰”的一声往桌上一砸，穿着马靴的脚一只抬起，踩在凳上，两条眉一耸，满带杀气地沙声沙气地说：“既然军中弟兄们都推举尹硕权（尹昌衡，字硕权）当军政部长，这还有啥子商议的？找哪个商议！四川人办自己的事，肯信还要别人点头才行！俗话一句，‘四川猴子——服河南人牵’，根本就没有那样的事！”在场的军官们全都附和，军刀枪械弄得乒乒响，简直就是要兵变的样子。

蒲殿俊被吓住了。

“好吧！”他开始下软话，“既然你们这些新军的盖面菜（四川话：代表人物）都一致推选尹昌衡做军政部长，我看也行。不过，事关重大，总得容我与有关方面商量一下！”看宋学臬又要毛，他赶紧改口：“所谓商议，不过是个程序，请诸位宽限两日行不行？”至此，彭光烈、宋学臬、孙兆鸾等才带着一帮高级军官走了。走时，他们故意把脚上的马靴在地板上踩得咚咚响，无异于示威。

蒲殿俊之所以不喜欢尹昌衡：一是不喜欢他桀骜不驯的个性；二是因蒲殿俊本身是立宪派人，与激进的同盟会还有相当的距离，而尹昌衡、彭光烈等人都是同盟会的。事后，他就此事征求了副都督朱庆澜的意见，朱坚决反对，又找罗纶等人谈，他们的态度却是不置可否。他想把军政部长这个要职给周骏。周骏，四川金堂县人，与尹昌衡一样，是日本东京士官学校留学生，时任新军团长，军衔比尹低一级。就在蒲殿俊找到周骏，两下讨价还价之时，从彭光烈处得知消息的尹昌衡稳不起了。那天早晨，他身着一身蓝色仿绸长袍，装作很悠闲的样子，来到岳府街，在门口挂有军政府（筹）白底黑字的牌子前踌躇再三。他想进去，却又找不到进去的理由；想离去，又不愿意放弃。反复再三，就在他决定走时，适逢已经被提名为民政部长的邵从恩送客出来，看到他马上招呼：“硕权，你来得正好，蒲伯英正要找你！”

尹昌衡心中一喜，跟着邵从恩进去了。

“四川省军政府马上就要宣布成立，实乃我川人破天荒之大事！”蒲殿俊如此说。尹昌衡正等着他说下文，蒲殿俊却转了口气，说：“硕权，你是军事上的行家，以后这方面的事要请你多帮忙！”

“帮忙？”尹昌衡很不以为然地说，“这个忙怎么个帮法？”

“叶荃是你留日时的同学吧？”

“叶荃!”尹昌衡明白蒲殿俊找他的用意了。叶荃，字香石，云南省人，人长得黑瘦黑瘦的，眼睛有些凹，目光贼亮贼亮的。这人不仅是他留学日本东京士官学校的同学，过后还做过一段时间的同事。他从广西桂林回川后，在川督赵尔丰那里当了个官职，说起来不小，军衔是少将，却是没有实权的编译科科长。当时，叶荃在教练处做帮办，在他们的办公室门对门。这个人思想很守旧，忠于清廷。现在他手中有五营精兵，驻扎在嘉定（现乐山），对新生的军政府采取敌视态度，随时都可能挥军向成都进攻。这对新生的军政府有相当大威胁。

尹昌衡要蒲殿俊说明。蒲殿俊说 he 现在是光杆司令，省内的好些军队他都调不动，想请尹昌衡出面去乐山说服叶荃归顺军政府。

“我就这样单人匹马去嘉定（乐山），要叶荃归顺?”

“你们是同学嘛，过后又是同事，你在川军中又有威信……”蒲殿俊一个劲地给尹昌衡戴高帽子。

“叶荃这个人我了解，他不吃这一套!”

“那你说咋办?带兵去打?”

“你手中有这样的力量吗?”尹昌衡给他算了笔账，如数家珍：赵尔丰留在打箭炉（现康定）一线的十一营百战边兵，最近不知是不是赵尔丰在暗中授意，由他的心腹大将、川边代理大臣傅华封将川藏间的藩篱尽撤，带着边兵不管不顾地朝成都方向靠，也不管西藏十三世达赖叛变加剧!而军政府现在在唯一可用之兵都由彭光烈带到雅安去了，准备阻击傅华封。

“是呀!”蒲殿俊说时牙痛似的咧了咧嘴，两手一拍，一副捉襟见肘、愁肠百结的样子。

“好，我答应你!”尹昌衡深明大义，说，“我可以去嘉定解决叶荃的问题!”

“太好了!”蒲殿俊高兴得两手一拍，“不知硕权你有什么要求?”

“简单，就是要点钱。”

“好多?”

“大洋两千!”

尹昌衡刚刚回到家中，蒲殿俊就派人把钱如数送来了。尹昌衡从新军中找来二十个相知的军官，为首的叫黄泽溥，代表军政府发给每人一百块大洋，交代了任务。这二十个军官很听尹昌衡的，即刻买舟离蓉，去了嘉定（乐山）。在乐山，他们按计而行，尽可能地在叶荃军中进行分划瓦解，联络

同学、好友、故旧，挖叶荃的“墙脚”。看这些工作进行得差不多了，黄泽溥去接近叶荃，带去了尹昌衡的问候。

对于这个“问候”，叶荃心中清楚，却不以为然。为了表明反对军政府的态度，他大摆宴席，先是请以黄泽溥为首的二十名军官赴宴。宴席上他大放厥词；然后，又请黄泽溥等在“嘉定大戏院”看戏。当然，他手下军官也都在邀请之列。这晚，叶荃故意点了一出《取成都》，其用意，一目了然。戏开始前，叶荃跳上戏台，明晃晃的灯光下，只见他将手在武装带上一叉，大声武气地说：“今晚我请各位看一出《取成都》，明天我就带领大家真的去取成都……”话未说完，场上“砰”的一声枪响，打熄了叶荃头上的一盏灯。与此同时，场上反正的军官们纷纷开枪，场面极度混乱。叶荃情知大势已去，赶紧趁夜溜了，带一部分亲信溜回了云南。

而就在尹昌衡立下大功之时，蒲殿俊却不管不顾地将军政部长这个最重要的职务给了周骏。他趁彭光烈、宋学臬、孙兆鸾这些尹昌衡的“贴心”都带兵在外镇压赵尔丰余孽之时，宣布了这项人们久久期盼的任命。

可是，蒲殿俊的算盘打错了。他低估了尹昌衡、彭光烈等一批人在川军中的作用。当周骏宣布就任，并在家中大摆宴席，遍请川军中营以上军官时，竟无一人登门。这就表明，在川军中，无论是旧军还是新军，他都指挥不动。周骏又羞又恼，当即向蒲殿俊递交了辞呈。

至此，自以为大权在握的蒲殿俊和赵尔丰的旧部朱庆澜才知道“锅儿是铁打的”，知道了尹昌衡在川军中雷打不动的地位。蒲殿俊后悔、着急，不得不放下架子去请尹昌衡“消除误会”“为大局计，一定出山，荣任军政部长”！

尹昌衡素来心胸宽广，也不同他计较，只是幽了这个最后只当了十二天都督的蒲殿俊一默。“咦，蒲伯英！”他说，“你硬是磨子上睡觉——响（想）转了嗦！”而他上任伊始，立刻将彭光烈、宋学臬、孙兆鸾等人放到了最重要的领军人物的位置上。

这会儿，让尹昌衡深感不安的是，上任不几天的军政府都督蒲殿俊，先是给军中放假，而明天却又要在北较场举行阅兵式。军政府刚刚成立，不稳定因素很多，况且，军队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关饷。弄不好，在阅兵时，如果有人暗中挑动，发动兵变也不是不可能的。他在当天下午已经再三劝阻蒲殿俊放弃明天的阅兵式，可蒲殿俊就是不听！

突然，他感到饿了，很饿很饿。他从荷包中掏出一个金壳瑞士怀表看了

看，不由皱了皱眉：到这个时候了，翠香咋还不送宵夜来？往天这个时候，酒菜早已摆了上来。他精力过人，在这非常时期，常常通宵达旦地工作。他可以不睡觉，24小时连轴转，却不能少一样——酒！他善饮，且酒量过人。他最爱绵州大曲，兴致来时，一口气可独饮四瓶。他是个“爱书爱酒爱剑爱美人”的年轻人。

翠香到哪里打晃晃去了？啄瞌睡去了……不可能！翠香是姨太太杨倩的贴身丫头，杨倩是个对自己多么体贴而对下人多么严厉的主子，翠香是个多听话多把细的丫环，咋会有这等粗疏之事！这样的事从未出现过！尹昌衡越想越狐疑，抬起头看着门，脸色有些愠怒。忽然，他听到从远处传来的脚步声。他凝神静听，越听越不对劲。

尹昌衡是离成都仅几十里的彭县人，祖籍湖南，是“湖广填四川”时人的后裔。他出生于彭县乡下的一个耕读世家，少时家贫。1902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四川武备学堂第一期，因为在军校中出类拔萃，一年后就被清政府保送去日本东京陆军士官学校步科学习了六年。他是个训练有素的专业军事干才，所以一下就听出来，来人不是翠香。翠香穿双底子很薄的布鞋，走路时脚步爱擦着地皮，走得嚓、嚓得很轻。猛地，他露出惊讶的神色。他听出来了，是姨太太杨倩来了。她怎么来了？

“哪个——”这时，只听门外的卫兵莽声莽气地喝问。

“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嗦！”杨倩的一口成都话说得脆生生的，尾音拖得很长。听得出来，她很不高兴。

“噢，死女子！”杨倩人还未到，声音早到了，“你硬是赵巧儿送灯台——一去不回来喃！”

“啊，是太太嗦！”门口卫兵压低声音说，“三更都过了，部长还不肯休息，我们咋劝他都不听。太太，你去劝劝吧！”

随即，门“咿呀”一声轻轻推开了。杨倩转身关门时，头都不抬就开骂：“翠香，啥时候了，还不转去？鬼迷心窍了嗦！”她认为颇有些姿色的丫环在同丈夫调情。及至她转过身来时，抬起头，灯光下看得分明。姨太太好个二八佳人。她容貌姣好，刚从暖室里来，身上穿了件银狐色夹旗袍，紧裹着玉体，把她窈窕、颀长而又丰满合度的美妙身躯展露得淋漓尽致。一双顾盼流动的杏眼，伏在弯月似的黛眉下。她剪着齐耳短发，香腮红喷喷的，在这寒冷的冬夜，越发显得青春勃勃、光彩照人。

其实，时年二十七岁的尹昌衡尚未完婚。他的未婚太太名叫颜机，出身

名门，目前尚在广西。之所以他先娶姨太太，有段缘由。

1909年，尹昌衡以优异成绩结束了在日本东京士官学校的六年留学生涯回国，按规定去北京武英殿会试分配工作，场面隆重。只有三岁的小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就是日后清末的最后一个皇帝宣统，被他的生父摄政王照看。宣统像个玩具娃娃一样坐在镶金嵌玉的御椅上，煞有介事地注视着这批学成归来的大清国的军事干才。

兵部尚书应昌担任主考。号称北洋三杰之一的段祺瑞是考官，他叫候在殿下的学生按名上来接受应试。轮到尹昌衡了。当时，他的名字叫尹昌仪，字凤来。这又有个讲究。尹昌衡出生时，是难产的。母亲在床上辗转呻吟，难受之至。接生婆也请了，就是不落地。不知从何处飞来一只大鸟栖息于窗外树上，婉转啁啾，五彩斑斓，极为俊逸。其父尹仕忠疑这是传说中的凤凰，很为怪异。他指着在树上婉转啁啾、五彩斑斓、极为俊逸的大鸟说：“凤凰，我妻肚中娃若是你投的胎，只管放心而去，我们会好好待他的！”在床上痛苦至极的母亲闻言也频频点头，“凤凰”这才放心，冲天而去。与此同时，“哇”的一声娃娃落地，好大个胖小子，称称足有十斤，于是其父为他取名昌仪，字凤来。

尹昌衡从小读书有天赋，又用功，强学博记，融会贯通。渐长后，他对自己的名字很不满意，他认为“仪”字缺少力度，对“凤来”更不喜欢。《明史》有载，宦官大奸魏忠贤把持朝政期间，宰相施凤来就迎合魏忠贤，名列“阉党”，恶贯满盈。他怎能与这个施凤来同一个名呢！然而，古圣人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名字岂能是他想改就可以改的？现在，机会来了。

“尹昌、尹昌！”段祺瑞一连叫了两遍，见无人应，毛了！圆睁一双鹰眼，虎威威地环视了一遍站在殿下应试的学子们，高举朱笔威胁：“尹昌未到吗？我再点一道，三点不到就除名。”话刚落音，尹昌衡大步上前，捋捋马蹄袖，跪在红地毯上，声音朗朗地说：“想来大人刚才点的是小人名，因为名字中还少了最后一个字，所以不敢答应。”

“糊涂，你那最后一个字能叫吗！”听了段祺瑞此说，尹昌衡猛然醒悟，自己名字中最后那个“仪”字犯了当今皇上的讳，便说：“请大人赐最后一个字。”

“就叫尹昌不好吗？”

“昌是我们尹家的排号。”

“这个，这个？”段祺瑞语塞，有些不耐烦了，说，“那你名字中最后一个字，自己取吧！”

“衡！”尹昌衡说，“最后一个字是衡，‘百金之子不骑衡’的衡。”

“好！”段祺瑞应允，尹昌衡终于给自己争取到了一个满意的名字。

因为在日本留学时，他与志同道合的唐继尧、李烈钧等人结为兄弟，加入了孙中山同盟会的秘密军事组织“铁血丈夫团”。他们在日本的言行，为清政府闻讯，却又没有拿到实据，将他们暗中列为“不可靠分子”。因此，虽然他们会试的成绩都不错，却被沾过拿错，判为“成绩不好，不予录用”。唐继尧被列为榜尾。唐大哭，说是“无脸见人”了。

尹昌衡还算幸运，后来被分配到天津北洋第三镇做见习哨官（排长）。同事钮永建、李书城是他留日时的同学，很为他不平，认为屈了才。恰好李书城与广西巡抚张鸣岐是表亲，广西又正需要人才，这就相约前去投奔。张鸣岐一眼就认定了尹昌衡，认为他有“元龙之气，伏波之才”，任命他为刚刚创建、即将招生的广西陆军学堂的教务长（教导主任），而同时留日东京士官学校的同学，不过比他早三期的蔡锷是校总办（校长）。他们二人志趣相投，倾向革命，把陆军学堂办得极有生气。

那时的广西桂林真是四川的人才荟萃地。新军协统胡景伊是川人（当时，清廷规定每个省只有一协军队，协相当于一个师），清末四川最后一个状元骆成骧和颜缉祜、颜楷父子也在那里。颜氏父子是有名的学者、书法家。当时，骆和二颜在广西法政学堂分别做监督、总办……时间不长，颜缉祜老先生慧眼识英才，看中了尹昌衡，托骆成骧出面，给自己的女儿、颜楷的妹妹颜机提婚。颜机年轻貌美有才，大家出身，尹昌衡很乐意，一说就成，双方订了婚约。

尹昌衡到哪里都不改脾性。在桂林他锋芒毕露，同当地同盟会关系密切，与覃蔭鑫、吕公望、赵正辛等人主办了《指南月刊》，因主张革命，言辞激烈，引起了张鸣岐的不满，被勒令停刊。再经秘密调查，发现尹昌衡思想激进，张鸣岐觉得他“傲慢不羁”“好饮酒赋诗谈革命”，时常发些“有志须填海，无权欲陷天”的感叹，被吓住了，就委婉地给尹昌衡传达出解聘之意。

尹昌衡本是个红脸汉子，哪能受得了这个，主动辞职了。回川前夕，张鸣岐设宴送行，宴席上告诫他“不做不狂不嗜饮，则为长城”。尹昌衡根本不接受，对以“亦文亦武亦仁明，终必大用”。宴会后，颜楷代表父亲找他

恳谈，并将一封颜缉祜写给川督赵尔巽的信递给他，说：“我父亲同川督赵尔巽交情不错，你回川后将信交与赵督。你本身也有才，估计赵督会善待于你，量才录用的。”说到这里，一生长袍马褂的颜楷看了看戎装笔挺、长身玉立、英姿勃勃的尹昌衡，缓声问：“如果我没有记错，你今年已经二十有五了吧？”

“是。”

“按说，你是该完婚了。然而，一则不是时候；二则舍妹年龄比你小了将近一半，还未到出阁期。现在你们完婚不合适。家父的意思是，你回到成都后，如果生活上需要人照顾，要娶房侧室也可以。”说到这里，经学大师颜楷白皙的脸上有些潮红，心里很不平静，注意打量未来妹夫的表情。

“要得！”尹昌衡快人快语，回答得很干脆。回到成都后，他就先讨了房姨太太杨倩。杨倩是成都人，年轻美丽，性格有些躁辣。生活上，她把尹昌衡经佑得巴巴适适的，会唱竹枝词；又是新婚，真是一时不见，如隔三秋。这不，杨倩找来了。

“咋的？”尹昌衡看着满是怒气和醋意的姨太太，“翠香根本就没有来过嘛，到这时了，连鬼花花影子都没有看到嘛！”

“噢，死女子，简直是在臊皮。一会儿见到她，我喊她拿话来说！”说时，出水芙蓉般的杨倩看着夫君嫣然一笑，娇嗔地撅起樱桃小嘴，桃腮绯红，偎在丈夫身上，用一双美目含情脉脉地看着他，“三更都过了，还不睡？”

“我事多，你先休息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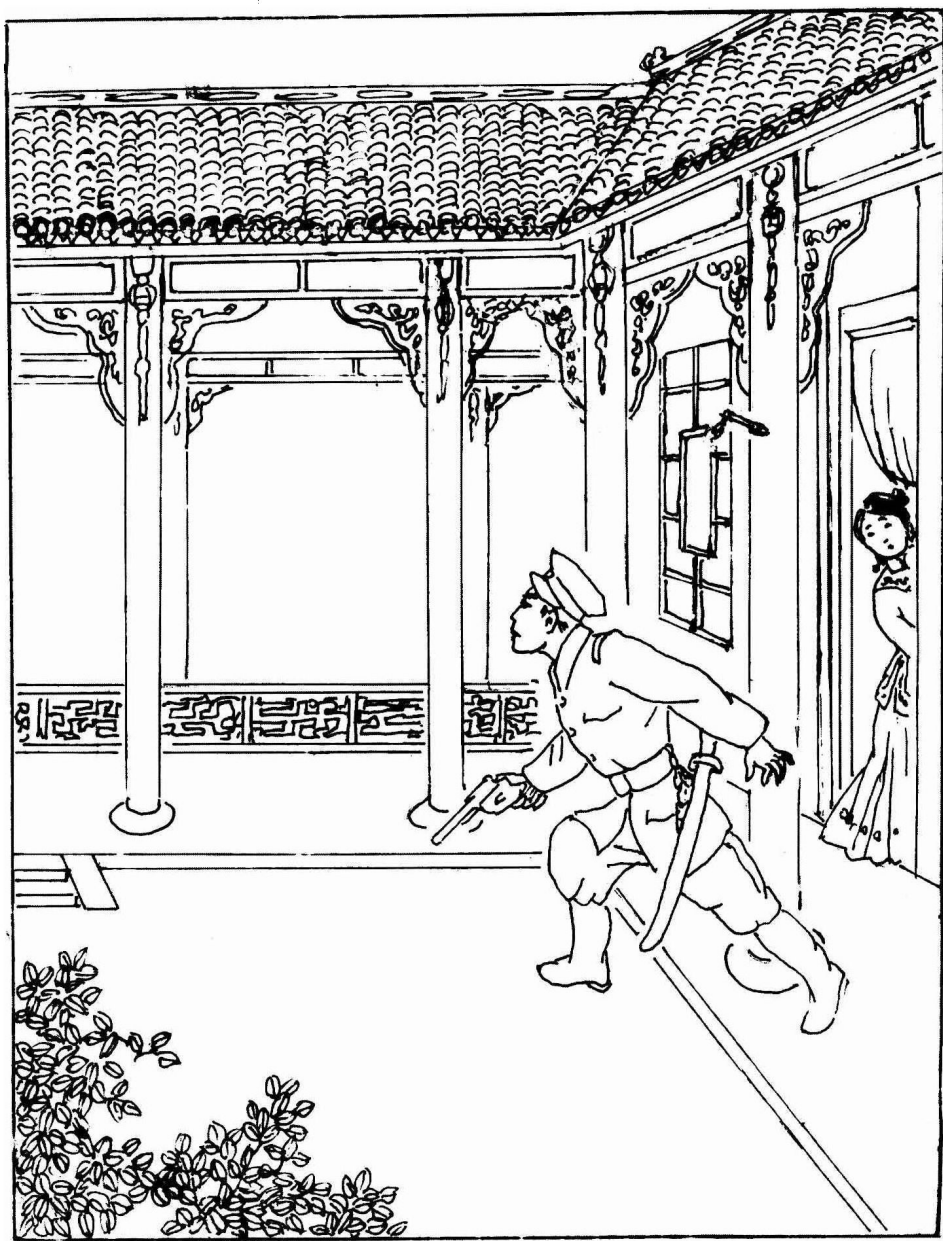
“你不睡，我也不睡！人家一个人等你，等得毛焦火辣的！”说时动动丰满合度的身子，随手从头发上取下一支银簪子，调皮地一笑，拨灭了一支红蜡烛，屋内的光线骤然黯淡了许多。年轻的军政部长一下子心跳如鼓，血液加速，挽紧了杨倩的细腰。

“你是要学关二爷（关公）秉烛待旦，还是要学柳下惠坐怀不乱？”杨倩扬眸粲然一笑，越发水灵娇媚。尹昌衡把她抱得更紧，感到她年轻丰腴的肌体在微微颤动。他开始有些不能自持。

杨倩轻轻打了一个他的手，吁吁轻喘道：“回家嘛！”

“好，回家！”年轻的军政部长这才站起身来，挽着姨太太朝厅外走去。

刚出门，一股不祥的冷风迎面扑来。尹昌衡喊声不好，将杨倩顺手往屋内一推，敏捷地往阶檐上的大红柱后一躲。说时迟那时快，一只飞镖“嗖”的一声插到他面前的抱柱上。



尹昌衡喊了声：“不好！”将杨倩往屋内一推，一只飞镖“嗖”地一声插到抱柱上。

“刺客，你哪里走！”熹微的天幕背景下，尹昌衡只见自己的镖师燕子武七从檐下忽地跃起，箭一般飞身到院子中那株虬枝盘杂的百年古柏上，一声

怒喝，劈手去拿刺客。两个人开始激烈交手。武七个子比刺客小得多，但手段明显高强，出手千钧，招招式式都是杀着。两人在树上闪转腾挪，拳来脚往，连合抱的大树也在发抖。

卫兵慌了手脚，举枪要打。

“憨包儿！”尹昌衡一声断喝，“这都打得吗？你不看两个人在树上缠在一起！”看卫兵放下枪，他转身招呼杨倩：“快来看啊，燕子武七平素正愁找不到对手，今晚算是对了。”说时，卫队长马宝带着一队卫兵赶到，内中不乏神枪手，几次举枪欲打都被尹昌衡制止。他要大家放下心来欣赏这场精彩的擒拿格斗。刺客虚了，想溜，燕子武七哪能放过。他像猫抓到了耗子，不忙弄死，先是放在嘴边慢慢把玩。见刺客已经招架不住，武七也不愿再玩下去，猛地跃起在空中，“嗨”的一声，抡起关大刀似的一只胳膊，倏忽一闪，砍在刺客颈上。

刺客惨叫一声，像只沉重的麻袋，跌落在地上。

“绑起来！”卫队长马宝大声命令。卫兵正要上前，“慢！”尹昌衡走上前去，一把提起刺客。这家伙颈项已不能转动，连声哀告：“部长饶命！”听声音耳熟，借着熹微的天光看去，尹昌衡大惊：“啊，这不是赵尔丰的镖师——草上飞何麻子嘛！”

何麻子跪在地上连叫饶命，磕头如捣蒜。

“饶命不难。”尹昌衡说，“不过，你话要讲清楚，为何要来杀我？是谁派你来的？赵尔丰？”

“是。”

“他不是已经向军政府交权了吗？我们与他已经达成了协定，他为何又派你来杀我？”

“总督大人赵尔丰后悔了。”何麻子说，“他现在才知道宣统皇帝并没有倒，也没有宣布退位，还住在紫禁城里的金銮殿上。赵尔丰日前已派人到打箭炉（康定），通知傅华封火速带兵杀到成都夺权，却不意部队在雅安、邛崃一线遭到彭光烈率领的第一师和沿线同志军阻击，过不来。赵尔丰急了眼，派我趁夜来杀你，还说你是——”何麻子说到这里，贼眉贼眼地瞟了尹昌衡一眼，话没有说下去。

“赵尔丰说啥子？”尹昌衡厉声喝问。

何麻子身子抖了一下：“说你是四川的‘祸根’，只要除掉你，四川又是大清的，也是他的。”